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陸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陸册目錄

春秋質疑十二卷〔明〕魏時應撰

一

麟旨明微十二卷〔明〕吳希哲撰

四一一

〔明〕魏時應撰

春秋質疑十二卷

明萬曆刻本

春秋質疑序

春秋夫子之刑書也聖人之慎疑者莫如刑故賞疑罰疑兢兢于虞氏之書夫以有虞之世舜爲君皋陶爲理相與面質于棘木之下而無疑而況以匹

春秋質疑

夫上下數百據列國之赴告史臣之緣飾所聞所傳聞漫漶不可詰而以為無少疑于其聞耶故有斷然示信于萬世者衮鉞之裁也有言之而微其辭者定哀間也有疑之而闕其疑也

者夏五之類是也其餘存其文虛其義懸而待之天下者當不少蓋聖人之致慎以寄其無窮之仁如此而世且求之過也及左氏而事綦信矣及胡康侯氏而法綦信矣今制舉家信康侯

春秋質疑

如律而時亦跳而詭之以標竒于獨信意吾夫子之春秋如此耶且古之疑也求其出今之疑也求其入害不獨在說經且在世道魏先生戚之湛思旁訊掃百家之刺深弔詭以合于康侯

融康侯而忠之以合于夫子天
下翕然宗信先生而先生不自
信也作質疑之書以諗天下曰
周禮疑獄汜與衆共吾願與同
志是糾是正胡敢臆決而堅自
信為是書也吾夫子刑書不至

春秋序疑

序

三

鍛鍊周內為申商蒿矢以啓人
心之刺覈固不止制舉家蕩然
得遵于夷庚而已先生初起家
蒞建陽百職釐黎民阜政聲日
騰其于刑罰尤慎胥石自以不
寃嗚呼仁哉覩質疑徵前券焉

其仁天下方未艾也

肯

萬曆庚子暮春穀旦武夷居士

治生柯挺頓首拜撰



春秋序疑

序

三

春秋質疑引

質疑者豫章魏先生常編春秋有疑而質焉者也何疑乎春秋疑在乎解之者也一元也而明用編年得禮不同解一盟也而惡私惡淪非常謹始不同解種

種生疑有難枚舉夫文定公豈為此拘拘者毋亦謂統言之則晦夫言之則詳且以其義之重輕而次第發之顧業是經者泥于成說而不會其全也三隅不反一曲自封彼怪僻者漏傳中

之旨標傳外之題乃欲傲人以所不知此何異指鹿為馬奏雀為鸞者耶故不剖藩籬而蹈常襲故者膠柱者也不遵軌道而摘僻搜奇者射覆者也質疑者若即若離若不即不離離如川

流翕如海注蓋以意融傳弗泥于傳以神解經弗鑿于經旨無奧而不闡題稍僻而必刪蓋于魯史為嫡派而于文定公為忠臣也昔人有言曰五經有春秋猶法律有斷例余亦曰胡註有

質疑猶斷例有平反則斯編也
先生以質疑而後人以考信者
也千萬世而下開矇振聵其必
以先生為木鐸矣

萬曆己亥冬日後學溫陵田居中

頓首拜書

三

春秋序

中國經學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達甫編

溫陵田居中公兩甫訂

潭陽朱洵熊紹祖全校

隱公

元年

春秋首發體元之義明人君之用也 此重明人君

之用用本于體也正心處便是體元體元處便是明

隱公一卷

人君之用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元字最要體貼天道

生生之機為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心即

仁仁即元天地發育萬物皆自一元中來人君無限

經綸皆自體元中來體者與之一也心中盎然仁愛

如元氣也祖述意只宜輕發 問心如何叫做元程

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

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便

說得有根原

元年 會葵丘

春秋論君相而以體元調元望之也 天地間化

育流行只是一元君有贊化育之責故當體元相

有佐君贊化育之責故當調元體字調字有味體

者是欲體備于我而用之也凡為帥馭統理建立

酬酢皆此體之用也調者是欲調燮君元而用之

也凡為治典教典政典刑典皆此調之用也此皆

從治化之根原言以治化講者不是末要繳君相

隱公一卷

一心

元年 春王正月

聖人脩經而述作之義備矣 傳上明有正次王

王次春二句今宜以上為體乾元體坤元下以行

夏時尊周朔兩對

元年 春王正月 子同生 札聘

春秋兼帝王之道而述作禪繼之義備焉

元年 秋七月

春秋紀年月而示體元法天之義焉 兩儀化育

皆一元之運四時循環無一息之停上言與天地

合德就正心言下言與四時合序就行四德言不

必分心與政蓋政從心運則下段不得獨屬政也

元年

戰韓明君用重君分俱是祖述元年摠傳有堯所以命

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云對下堯以天

下命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云

春王正月

隱公一卷

春秋筆削之始垂大法明大統正大倫焉 夏時冠

周月周正紀魯事雖分二句實為一事或以書春為

行夏時書正月為尊周朔大誤大統意在書王上見

不在正月上削即位還重不稟命上 何氏曰元者

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即位者一國

之始春秋以元之始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

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

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正而後言

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王而後言正月
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春而後言王夫
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
者天人之大本也 夏承唐虞皆以寅月為歲首而
謂之正月始春終冬商革命以丑月為歲首仍謂之
十二月而未嘗改月至周革命以子月為歲首不特
改月而并改時以齊其年泰誓云惟十有二年春大
會孟津武城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

漢律曆志明日已未冬至則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
也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

春王正月 盟蔑行夏時 五等 從周文 三統

聖人脩經時酌乎古而文從乎今也

春王正月 歸賵加王于正 係王于天

春秋脩經大一統而法萬世焉

春王正月 瓦屋行夏時 變周制

盟蔑公即位而求好 此特盟之端 于和也

春秋首紀盟而深示公世之意焉 私字對公字看
與宿不同宿私字對周官有司盟說此私對講信脩
睦說稱字俱常例故盟有弗獲已者即總傳所謂非
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焉者也以此句照汲
汲欲之見他無故而為厚疑之端尤為私而可惡也
非謂弗獲已而盟為可也傳中只論惡其私而不及
其叛蓋天下為公無盟自無叛也今相疑而為盟私
心也其勢必至於叛此欲化民成俗所以當崇信而
去盟而春秋凡書盟誓不復論其後之叛與不叛者
乃按本塞原意也春秋有同而異有異而同種種積
疑難以枚舉湏是打破藩籬乃見精奧如盟一也各
傳何以不同疑其所異則當求其所同如盟蔑只見
春秋大義公天下不可汲汲為私已之盟至於盟宿
則見私相盟軟必然叛信此盟所以可惡正發盟蔑
未盡之意至于石門則見盟非常事求其可常則有
虞夏敬信之常道諸侯不干安處走却工危處走所

以發盟宿惡盟未盡之意至瓦屋則見大道無盟盟									
為禍較忠信無疑疑為亂源率是而為之則參盟狎									
盟如江河日趋于下變詐相傾將無了期除是盡毀									
周官之制復還垂裳之風以信待人而不疑則世道									
可反薄而忠矣故參盟謹始所以發石門未盡之意									
家父執仲 盟折 盟趙 突救 辰奔 常者道之正 變者道之中									
春秋待人之例有常變皆道之所在也 上尊尊									
親親下善善惡惡玩傳中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									
隱公卷 有例當稱字 云 看其意義常例不重要在常中看									
得變來作文宜倒下二比蓋由其常特可以考周									
官之舊通其變乃可以傳孔氏之心									
王朝大夫 南季 家父 蔡叔 仍叔									
列國命大 祭仲 單伯 女叔									
諸侯兄弟 叔肸 許叔 蔡叔 蔡季 紀季									
附庸 儀父 肖叔									
南季 祭仲 季 昭 肖朝									

春秋循常例以待人道其常也 周制本是如此									
聖人只選他本等稱謂									
突救 辰奔									
春秋變例予恤患而黜去國者焉 要發得聖人									
與天下公是非雖變而不離乎正									
南季 女叔									
春秋兩字大夫皆尊王之常道也 王朝大夫畿									
內受采地者不與外大夫同蓋王朝當尊則王朝									
隱公卷 之臣亦尊不則卑君之隸即以卑君也諸侯歲貢									
士王令返國者不與私命全蓋王命當尊則王命									
之臣亦尊不則卑君之命即以卑君也									
南季 蔡季 尊尊 親親									
盟茂 葵丘									
春秋以義公天下惡私盟而美不盟者焉 舊主									
分作似于傳未順不如以葵丘形盟茂作									
南季 女叔 周公 華元 俱是尊王王朝大夫									

稱字列國命大夫稱字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

稱公

盟茂

瓦屋

稱公從周文惡盟變周制

克陵于鄢

強國志于剪弟經盡辭以誅之也

此題誅鄭莊全

在志字養字上恐弟軋已是莊本心觀左傳一曰必

自斃一曰將自及一曰厚將崩是授之大邑時鄭伯

已美到此惟恐罪惡未盈不足以殺其身此所謂推

隱公二卷

見至隱也作文先收專目鄭伯書法而以克陵不稱

弟于鄢三書法緊束上去

于鄢

立晉

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

克陵

納捷菑

鄭莊賊思以力克之趙盾從義非力不能克

歸賄

乘馬曰賄衣床曰賻具王曰含錢財曰賻

春秋于王室寵內而深責相以正倫也

稱天是通

例只提起重貶咥作須蕪總傳看說到不忠不智咥

罪益無所逃稱天雖是立法然歸賄仲子則不天自

見呂氏說得之君相一心貶宰即以貶王此傳與糾

聘同蓋貶王亦以貶宰也以天自處亦要體貼幹旋

不然便是夫子以匹夫議天子矣 呂氏曰夫婦人

倫之始也死喪人道之終也人道始終之際莫嚴焉

今凌嫡妾之分則天叙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

濫賄賻之恩則天秩之禮廢是人道不得而終也春

秋所為作其意蓋謂以天王上宰之尊而下賄諸侯

之妾胡然而天也胡然而王也又胡然而宰也不待

隱公三卷

去天貶秩而居此位者固已汗顏矣

南季

大夫

于洮

下士

葵丘

公卿

劉夏

中士

歸賑

上士

春秋屢紀王臣下交而序爵之意昭矣

此稱謂

皆周制自定聖人只還他本等使不借差耳王朝

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

下士一命

歸賄

歸含賄

始責相

終責君

都是重嫡妾之分責咥不謂天

王無罪責王不謂榮叔無貶

歸暉 祭伯朝 上阿諛順旨壞法亂紀無體國之

誠下越境私交比周朋黨非人臣之義總傳俱有

正本自王朝意 錄疑曰僭分擅立皆王法所當

治也

盟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

春秋惡盟國要盟公天下之心也 有宿國之君句

不重重君只叙事凡書盟者惡之通一經言聖人直

是要他復古非特公且信已也作文只以不公不信

隱公一卷

婉轉點綴以甚惡盟之意慢鬼神于神為不祥犯刑

政於王為無赦 凡盟便惡是春秋大旨將周官盟

載來辨正發明凡盟皆惡之旨見此盟斷為聖人所

惡叛處只是比觀不貴意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望國私盟而尋淪春秋志公世之意焉 下二比

正見盟不足恃春秋惡之全在盟不在伐上加

踐土只以周官有私盟問起

盟蔑 盟宿

春秋兩惡要盟公天下之心也 總叙如單二傳

私字雖不同亦不必各發

伐邾 伐宋

兩紀淪信之兵而盟不足貴見矣 只重不信而

盟盟便為叛根本所以聖人惡盟不可從伐上作

盟宿 踐土

春秋惡盟故不計其公私之迹焉 倒本股作以

隱公一卷

下股作辨歸重公世之意見聖人欲挽敬信之遺

即公猶私也

葵丘 踐土

春秋志大公故于伯主之盟有予奪焉 皆聖人

公天下意盟蔑之私非葵丘之不盟盟宿之私視

踐土而猶甚 有以此題入輪平中作以義審王

室者

蔑 宿 石門 瓦屋

春秋志大公故有盟而皆惡也 凡書盟者惡之

于茂開特盟之漸而石門之盟熾于宿開參盟之端而瓦屋之盟熾聖人識微知著按本塞源隨事而深致其意見盟而輒慮其終在茂之盟已曰大道為公私盟何為在宿之盟已曰積疑長亂司盟無取至石門之盟因深恠諸侯以為常事而正以王法直以虞夏待之即于茂惡盟之意也至瓦屋之盟因深慮後世以為禍階而思變周制直并司誓去之即于宿惡盟之意也後重發聖人之慮即始而槩終盟誓之弊自源而之流意

遂伐楚 踐土

春秋謹大權而志大公故於兵信之善猶譏焉

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 權與信皆世道污隆之基所關甚大 蓋有盟必責有擅必凌不論其私與公也

盟宿 會防 凡書盟者惡之凡書會皆譏也聖人

之意直欲去司盟司會

盟宿 朔入

春秋公天下故于私盟爭國有貶焉 其載果掌

于司盟猶不為善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

祭伯來 聘者不鑠矢不出境場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二之也

春秋不與王臣之私交正其本也 經于內臣朝聘

告計一段通一經言大意以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祭

伯若非與他私交何故來朝故曰其為阿私審矣本

隱公卷

三

字以京師對諸侯言人臣義無私交私交者朋黨之

原也藉外權 云皆朋黨也

祭伯來 白狄來 杜朋黨戒貳君之漸 懲淫惡禁猶夏之階 王朝與外

臣夷狄與中國皆永不可相通必如是而後天下

可長治也

公子益師卒 張氏曰益師必大夫春秋沒其爵蓋以

無命猶無爵也見王命之重矣卒以公子書見嘗用

人不以賢而以親見天職之公矣大者天地次者君

臣民之秉彜不可泯滅手足虧折腹心慘傷隱然疾痛非自外至大夫卒而必書見君臣之義矣卒者人之終也或得正而斃與不得正一經聖筆森嚴肅厲形神俱竦見死生之際矣

友如陳 單伯至上不書官下書字 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

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

餘丘 友如陳 俱公子 茲侵 救救 皆公孫

執祭仲 單伯逆 友如陳 茲侵 責其出於公卑其出於私

隱公卷

十四

觀魚 舍至 莖之加一等恩禮從其厚 不軌不物蒐苗獮狩之說

忠也以禮立身以忠事主之行節也

會潛 脩惠公之好也

春秋外戎而紀夫會之者謹大防也 外之一字即

聖人馭戎之道夷性無常無厭除是絕不與通中國

始得安故傳中策不可施三段極發明不可與通之

意後摠結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收明正意德

以體言道以德之所行言外之非外之於無不覆載

之外蓋夷夏雜處勢必相軋兩不相安惟外之則繫隙不生乃是使之各安其所正無不覆載之用也中國夷狄比之君子小人一陰陽消長之道世道否泰全係此二者此意要知

元年 會潛

聖人脩經有明王德之體者有明王道之用者

上君德參天下王道別華夷只發明聖人之意

言道德體用不可着題 或春王正月以尊周外

隱公卷

十五

戎作

會潛 會暴 居塞內 會宋 致金繒 盟蜀 位侯王上

祭伯來 會潛 後有藉外權倚強藩交議論者後有奉金繒居塞內位侯王上者

盟蔑 會潛 滅譚 滅邢 明內外別親疎 分殊不在理一

外就並覆之中而有分別便是明內外就合愛之

中而有差等便是別親疎

入向入極

春秋紀內外兼小而君臣胥失之矣 諸侯之兵統

於天子諸侯擅與以入人國而天王不討只消看一
入字而其義皆見直書只直書一入字以稱人不氏
稱師點在前直書其事應上以事言之事案也義自
見矣應上以義言之義斷也

入極

內臣用衆霄小而失職之罪昭矣 只以不稱氏稱

師畧起後以君臣失職大講

盟唐

隱公卷

十六

春秋特謹望國之交夷嚴大防也 日之見其異於

蔑宿諸盟非謂中國之盟始於此日謹之者乃謹其

辨非謹其始也中國夷狄二句見聖人謹華夷之辨

而與戎軟血為非義 張氏曰戎狄豺狼惟利是視

一與之詛則求小庇而責大信必肆其暴為中國之

大禍與其悔之於終而無及孰若從始處謹之也謂

惡盟以禁猾夏效夷之階者非是

蔑宿唐密石門狄伐邢晉伐鮮虞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獨謹交夷之信焉 盟未有

書日而盟唐書日何哉以其戾謹戾之旨也蓋春

秋謹華夷之辨戎狄猾夏則膺之中國而夷狄則

狄之戎何人也而與之盟乎故特謹以示戒

伐凡伯狄伐邢鄭伐許晉伐鮮虞

經謹華夷之辨嚴其責於猾夏效夷焉 繳歸盟

唐在書法上作文夷狄猾夏則膺之固外四夷也

中國而夷則狄之亦所以外四夷也必欲內不出

隱公卷

十七

而外不入聖人之法謹嚴矣

蔑宿唐密石門

春秋紀信而獨謹夫交夷者嚴大防也

盟唐瓦屋

春秋謹始之義于交夷參盟發焉 二邊俱書日

要見內外之防誠偽之機所關甚大

會潛盟唐 會止於會盟則與之軟血亦有淺深

蔑唐密越稷盟唐至 上獨盟于唐而

書曰下獨盟于唐而書至

宿唐石門春如齊如齊宣九春如齊至

華夷之辨 書日異於私盟 君臣之分 書月異於私惠

履繻逆姬歸

春秋嚴大婚之禮特謹小國之變常焉 五倫本于

夫婦夫婦又在正始親迎之禮廢然後有怨背淫亂

之禍故聖人謹始以慎卒也紀侯于魯以大小言則

當親之者也此意不可少若單出姬歸主莊公貳於

隱公

大

伍年伯姬歸紀傳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句

歸賄一逆女正嫡妾之分 嚴大婚之禮

盟密

觀春秋之闕文見聖心之慎矣 以子稱紀而非其

爵以伯繼子而無其國上下文必有所關故不益之

增之蓋史為萬世之權衡惟信乃可傳一有附益即

離其質矣將以何者付公論于後世本據舊史指聖

人說先儒承誤則指傳經之先儒說須有斟酌然以

此見聖心之慎則可若說聖人傳以示慎則不可

子曰聽遠者不聞其聲視遠者不見其形立于定哀

之時以望隱桓之世遠矣

春王正月 盟密

聖人脩經有以義而削之有以疑而闕之

人義 筆削 春王正月隱不書即位 春正月桓不書在

歸含賄王不稱天 伐郟吳不書葬

公在楚楚不書葬 桓四年七年無秋冬

隱公

尤

隱閔薨不地 宋三世不葬討賊 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一字而闕天

下萬世之大經必不可因仍者也

本據 舊史 盟密 子伯 甲戌巳丑重日

夏五不月 郭公

壬申朝不係月 仲孫忌少仲何二字

定十四年不月 黑肱不係知 子曰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皆無關於大義無事於附益者一聖人